

T 5424/3221

11

馮少坡集卷十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
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
如朱子下所以察其微至健以致其未嘗微
詰勿不其物之微而勿之也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
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
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
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

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卽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卽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為非禮也多矣况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為此言者真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目擊此弊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為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為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哉謂

不如此不足以救異學之失而塞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自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為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或有主由中之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蓋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

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請四勿與克已無干者有謂克已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己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為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卽已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卽已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平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

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旣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己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己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己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己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己非禮之色視也由己勿視也由己非禮之聲聽也由己勿

聽也由已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已勿言動也
 也由已故曰由已二已字原自分明而後世
 學者欲借由已已字回護克已已字又欲借
 由已二字抹殺克已二字甚且訓克為能必
 欲為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闡文公作歸猶與
 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
 隣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同者此也第已之未克也則肝胆吳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
 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既克也則一腔四海八
 荒我闡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
 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况同然者
 在我即千古且與其仁又何况天下二說原
 是一意不可分而為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個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
 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
 而况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真是

肝胆皆吳越舉足皆荆棘矣况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
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
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
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
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
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
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

不足恤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
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
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
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
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
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真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國家。君子反替他擔箇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皆小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冤矣。南宋秦檜佐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之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兇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真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

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極溺救焚可從容
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
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之速正得孟子之意
而或以為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
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
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
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
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
為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強兵開
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
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
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為不
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
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
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

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
一治多少產業不知要畜多少幹僕使上擴祖
宗累世之業下垂子孫不拔之基存下這箇
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謂其無用而踈遠之
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
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
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
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
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
足恤哉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
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
功不成竊恐灾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
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
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
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
孔以及李覲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泄
柳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
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
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
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觀著富國強兵策各
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
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
儒惓惓以勢利為是以仁義為迂幸觀不當
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徇宋哉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
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觀之立論總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恠焉孟子
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

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旨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強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豈專欲國貧而兵弱哉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
功
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

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
 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
 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
 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
 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
 師又何事遠求哉願共顛顛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門大華陰王

之翰編輯

太華書院

陽城崔時芳

青柯坪舊為諸生誦讀之藪近名公多聚
 講於斯而遠邇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
 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喜在此時先為署
 今改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為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
 年明自賦標刀拙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

結此山盟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喜翻桑柘影願共
芝蘭居蚤負驚山重鳧臨覺境虛彈琴覓古調
不用舊刑書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有問案牘幸
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頰著屐吾
欲信吾斯右三

乾坤為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卽分五
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已借釣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 輝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
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焉華陰士之知講學
寔自此始至己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
之署為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
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
語悟歸真右一

真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真空眼底幻印染世
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器亦泐域中圖五嶽千
古講難真右二

挿漢三峰峻登高不畏身如何逢坦易遽爾謾
逡巡一簣莫由已半肩亦讓人舟求力自足離
我乃尋真右三

不動山爲體磨青萬古春氣_也炁新靈_也隼雨霽舊
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_也身青柯擬白鹿盟
結此山真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 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_也俊_也秀士舉會于
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
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_也師席先生雅任
斯道亦帥群弟子來會_也基_也數日不佞惟三
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_也詠_也諗諸君子會
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_也左_也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僊居一時冠劍
文非喪千載荆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

觀何處不爲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上初

宿莎蘿坪雨霽

時郡邑諸生於青柯坪候

仲好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真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
吾儕意爲洗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
穿巖上泉澗清冷透地流石鼎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弄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携筇到
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颭颭飛泉鳴何處遞鍾
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况
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欸乃綠
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
劉郎馮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
遊人知多少誰者探竒得此否吁嗟乎函關截

泚少坊集 卷一 太華書院會語 三
烝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
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
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
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爲跋
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郅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
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將謂此行或
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
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筇之興屆期與偕者劉
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
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款段駕巾車相期遲之漣
澣余晨興俶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
數人具榼酒郊關外壯其行酒數巡別去至漣

游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
 年隨侍逐聯輿東涉漣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
 禾被畝相與散步村中已明月掛山頭晴空一
 色坐談旅舍茅簷下真與野老爭席矣漏下一
 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
 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
 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
 邸中月明如昨乃闐闐紛沓不比村落閑寂孟
 直工載高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癯新愈先就

枕余挑燈獨坐忽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
 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已亥行二十里至
 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遇一病狂者猙獰號呼
 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
 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
 者獨此人乎執飯已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
 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刺史暨
 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
 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佇

者又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
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庸碌浮沉望桑
梓前脩愧死矣同詣化妝具飯留宿舍南園亭
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載三人劇
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
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
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
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奪目化妝以
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筭偶有舉孔子志學從

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疊疊不倦余謂聖人一
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卽是欲此矩
立不感知命耳順卽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
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
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
以為然已入城叔尚具饌邀坐適族子纘裳歸
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
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
妝所有同年馮元皞刺史暨李生華實化妝弟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來畢日已近午因
 拉化妝叔尚同行下晝至敷水鎮化妝仍具飯
 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
 觀四方香火輻輳湫隘囂塵約至華嶽廟會集
 薄暮抵廟惟大已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
 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
 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
 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溷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
 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館穀次日壬寅執刺來顧

既別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晚復具席於灝
 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
 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輝司訓延川段君懷誠
 孝廉楊君應震學諭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
 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
 何殊白鹿鷺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筵令以
 雩禱托宜化妝代主席晚王惟大又治具寓邸
 坐次講學譚執甚適成宿嶽廟四絕時余肘後
 携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
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
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
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
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竒甚談笑盡歡乙巳諸
君登嶽余轅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瀕行
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揚孝廉復具飯
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
園歌枕瞿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

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冷口丁未
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
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
遊也相謀甚久同謀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
四人而余又不克終蓋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
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牀
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
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謂曰自
昔為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

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
恧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
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
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集群英精談名
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奚必
於登奚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
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採玉井十丈蓮自昔爲嶽
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卽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併引

萬歷戊甲春服旣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
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
人宜化汝刺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
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延川段
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
倦今日華下麓直可追鷺湖白鹿洞故事寧
獨躋攀稱勝覽茲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
憶徃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
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履重覲此佳會也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爲問真源
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仞聳星初聚百
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咏處西風牢落不
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旱禱
萍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纒得靈宮
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其一

蓬窓睡起鬢鬢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計盡封

肥蠟穴祈靈直叩黑龍潭 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踈怪底坐來
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 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土幽覽勝漫勞
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 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
歸滿袖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
入村醪幸轉濃遙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
好跋

壬子春月馮仲好直指赴新闢太華書院講
座余病未偕詩以送之

長安劉養性

新闢榛荒向白雲指迷不厭此重勤振衣千仞
應無古倡道三峰始自君源濬玉泉回聖脉印
提仙掌領人群却羞蝴蝶追隨意未及關門一
字聞

青柯坪聽講

西蜀胡如楠

講堂初起集鴻儒幸有賢哉二大夫谷口清風

山際月分明引我出迷塗

大華書院會話







